

消暑且啖几朵云

刘志坚

三伏溽热，人没有一点胃口。于是，我便寻来几朵“云”，用它们的清、润、鲜，把暑气一点点嚼碎。

晨起去菜场，副食店的木桶里，水汪汪地卧着凉粉儿，通体透亮，像颤巍巍的白云。拎一块回家，放凉水中入冰箱冷藏半小时，手感更加滑溜柔韧。刀锋切过，簌簌落下细碎的玉条，堆在青花瓷碗里。

拌起来热闹得很——捣蒜成泥，辛香先窜出来；老陈醋一浇，酸爽勾得舌底生津；点几滴酱油调底色，撒把海盐立住滋味，最后小磨香油点化，金珠儿滚落，香气倏地在碗里炸开花。筷子翻飞，料汁裹匀凉粉，再撒把紫根韭菜碎，一匙入口，滑、凉、酸、辛、香直冲脑门儿，来不及细嚼，晶莹的“云”就滋溜滑进喉咙，胸腹间郁结的暑气刷地冲散，只剩满口的爽快。

午间日头最烈时，该请朵性子爽朗的“乌云”——凉拌海蜇镇场。小城近海，暑期正是海蜇上市的季节。琥珀色的海蜇切得细如发丝，过几遍凉开水入大海碗，或泼蒜泥、或淋芥末油，点入陈醋香油，撒把翠绿香菜末拌匀就好。

端上桌时，海碗里汪着浅浅的汤汁，海蜇丝在里面轻晃，像一群透明的鱼。连汤带丝进嘴，酸溜溜、辣丝丝的味道沁人心脾，五脏六腑像被井水洗过，清清爽爽，简直就是天赐的解暑“药”。

傍晚，暑气稍减，巷口豆腐摊儿的梆子声准时响起，卤水豆腐是又

一朵朴素的“云”。买回来还带着温热，方方正正一块，雪白细嫩。不待凉透切成厚片，佐少许黄瓜丝卧在盘里。酱油淋上去，雪白“云絮”上便晕染出赭色云霞，再来几滴香油，香气不容分说地弥漫开来。

一勺入口，嫩、滑、温！这温热像把钥匙，瞬间拧开周身汗腺，细密的汗珠冒出来又蒸腾消散。汗出透了，人从里到外透着舒坦，仿佛那朵云在体内过境，降下一场凉爽的及时雨。

入夜后，该换朵温润的“云”安抚脏腑。泡发一天的干银耳，此刻已吸足了水，枯黄蜷缩的身子舒展成白嫩，半透明的丝缕蓬松松地涨满搪瓷盆，活像一团沉甸甸、湿漉漉的云絮。

小铝锅坐上炉子，添清水、加冰糖，放进这团云絮。小火咕嘟着，看它在水里沉沉浮浮，渐渐渗出黏滑的胶质，汤汁稠润得泛着微光。熄了火晾凉，舀一勺，软糯耳片裹着微稠甜汤滑进喉咙，那润泽感像温凉泉水，悄悄漫过被暑气烤紧的五脏，把燥热一点点洇湿、化开。

晨光里的凉粉开嗓，正午时的海蜇解腻，暮色中的豆腐舒身，星光下的银耳润心……这几朵“云”，在三伏天各守其时。它们哪里只是消暑的吃食？分明是时光酿的蜜——藏着菜场的晨露，裹着大海的咸风，浸着巷口的烟火，带着深夜的静气。当它们滑过唇齿，暑气消了，心也静了。

原来，伏天最妥帖的过法，就是让每一刻的热，都遇见恰好的凉。

夜班炒面

王耀

夜里十一点半，地铁口卷帘门刚落一半，老赵的推车就悄悄推到灯下。车灯是电瓶供电的小圆灯，照得铁板上有一条银亮的油带。老赵把围裙往腰上一系，敲开一只鸡蛋，蛋黄在铁板上摇摇晃晃，像没睡醒的路灯，把这夜晚拉得格外长。

他的炒面没什么招牌，一块纸板上写着“七块一份，加蛋一块”。纸壳子被雨水洗过，字迹晕出毛边。小灯的光打在上面，才让人勉强看见。面是下午在菜市场称的，两块钱一斤，用塑料袋扎紧，摆在推车第二层。青菜只剩半筐，他挑出来部分，用冰水喷一下，“噗”的一声，菜叶又支棱起来。

第一单是加班归来的眼镜姑娘。她手机还夹在耳边，声音低沉而急促：“多点辣，少油。”老赵“嗯”了一声，铁铲飞快，把面抖散，倒酱油。火苗舔着铁板，油烟窜起，被路灯照成一团雾。

没过一会儿，又有顾客上门了。男的背着吉他，女的拎着半袋烤串。他们站在摊前吃，纸板盒就放在共享单车的车座上。老赵顺手把烤串也放在铁板上回炉，肉香混着酱香。男的问：“叔，你这面怎么总这么筋道？”老赵咧嘴：“提前过冷水，再拌点生油，懒办法。”说完把锅铲在铁板上刮两下，火星四溅，像放了个微型焰火。

半夜十二点一过，生意淡了。老赵把剩下的面拢成一堆，自己炒一份。他拿的是搪瓷碗，边缘磕掉了一块。面炒得干，撒半勺自己做的剁椒，蹲在推车边呼噜呼噜地吃。风吹过来，把剁椒的呛味送到马路对面，夜班保安打了个喷嚏，揉揉鼻子笑：“老赵，又偷吃好的！”

有一次下大雨，地铁口只剩我和老赵。他把推车推到屋檐下，雨点砸在铁板上“噼啪”作响。铁板上的油花溅起，像小鞭炮。他没带伞，干脆把围裙顶在头上，继续炒。那天我点了两份，一份加蛋，一份加肠。老赵把肠切成花，油里一炸，“嘭”地卷起边。我们蹲着吃，雨帘把世界隔成两半，一半是路灯下的热面，一半是雨里的冷夜。

后来整治市容，老赵的推车不见了。地铁口新开了便利店，灯亮得刺眼，关东煮咕嘟咕嘟冒泡。我偶尔去买串仔面，十块一份，塑料叉子一插，味道干净，却少了点什么。前晚路过，看见老赵穿着反光背心在给共享单车扫码。我喊他，他回头笑，眼角褶子更深：“车不让摆，总得吃饭。”

我手里提着便利店的面，突然不好意思。老赵摆摆手，继续弯腰开锁。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根没炒完的面条，软软地搭在马路上。

伞

张铁鹰



昨日去养老公寓看望父亲，归途大雨瓢泼，遂进至路旁一个店铺的门廊下暂避。不一会儿，背后的门开了，店主探出身，热情地邀我到店内就座，并端上一杯茶水。临别，店主又拿出一把雨伞说，可能一会儿还会下雨，路上备用。

还真让店主说对了，行不多远，大雨又至，若非这把伞，我定被淋得浑身上下透湿。张爱玲说，“下大雨，有人打着伞，有人没带伞”，可此时原本“没带伞”的我，因为手中撑着的伞，不再心焦，不再慌张，有了东坡居士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淡定。

心生感激的我，一边不急不慢地走，一边回味

自己曾看到或听到的“爱在烟台，难以离开”的故事中，有关伞的感动。比如，有人民警察“雨中为伤者撑伞”，自己则任大雨淋着，直到救护车赶来；有市民发现路边下水道井盖被雨水冲走，为防有人被暗井“吞噬”，便默默地打着伞，站在雨水中，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及时避让。

“暴风雨里，一位朋友撑伞来接我。一手扶我的踉跄，一手把坚定的伞柄，举成一面大盾牌，抵挡猖狂的雨箭……”余光中诗中的伞，雨天“豁然开放”“晴天收起”。可在烟台，伞的开放却只在雨天，它的开放是全天候的。

记得几年前报纸曾有则报道，某小学的陈老师，一日回家时看到路中央躺着一个人，满脸是血，其身上压着一辆电动车，就赶紧拨打了120。接着，陈老师又招呼周围人，一起把电动车抬到一边。为防止出现二次碾轧，陈老师就站在路中间替伤者挡车。时值中午，太阳特别晒，陈老师撑着伞，给伤者遮挡阳光，直到救护车赶来。

无论民警雨中的伞，还是陈老师太阳底下的伞，都是为爱而开，都是为城市美好而撑。在烟台，越来越多的市民正在成为他人手中的“伞”，而这些充满爱意的“伞”，随时等待着为需要的人开放。

省小钱吃大亏

张凤英

菜市场的地面，经年累月被湿漉漉的水汽浸润着，蒙上了一层看不见的滑腻。张大爷穿着一双旧布鞋，鞋底纹路早已被磨得像一张压平的烙饼。他正拎着一条鱼，脚下一滑，身子猛的一歪，连人带鱼直摔了下去——鱼脱手而出，在地面上徒劳地蹦跳着，银鳞沾满了灰土；他则重重跌坐在地，骨头断裂的声音仿佛在喧闹的菜市里被放大了，清晰又骇人。

两周之后，女儿搀着父亲走出医院大门，父亲手里多了一根沉甸甸的拐杖。医生在诊室中语重心长的话似乎还回响在女儿耳边：“老人家呀，您老这跤摔得，够买十双防滑靴喽！省鞋底上那点钱，倒折进大几千元的医药费，身子骨还要受这般罪过……”

这话如针一般扎得女儿心口发紧，也扎得张大爷浑浊的眼睛里浮起一层水光。那鞋底磨平的旧鞋，原只道是穿惯了的舒服，如今想来，倒像是踏在薄冰上行走，一步一滑，全是看不见的凶险。

我不由想起自己母亲。幼时家境困窘，母亲脚上常年穿着破旧的布鞋。一次放学，骤雨忽至，天地被白茫茫的水帘笼罩。我蜷缩在校门檐下瑟瑟发抖，却见母亲的

身影在混沌的雨中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。她浑身透湿，脚上那双旧鞋的补丁被水浸得开了胶，泥浆糊满了鞋帮。她一把将我揽入怀中，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背我回家。伏在母亲背上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每一步的趔趄与艰难。到家后，她脚踝肿得老高，夜里疼得翻来覆去。如今回想，是母亲鞋底那点薄弱的支撑，承载着我们母子二人穿过雨幕。

更可叹的是，这“省小钱吃大亏”的痛，何止于脚下那双鞋呢？

楼下的刘阿婆，总舍不得开客厅那盏明亮的顶灯，说是太费电了。她常就着厨房透进的一抹微光，在昏暗中摸索着走动。有天晚上，她想去客厅倒杯水，模糊中脚下一绊，整个人重重撞在茶几角上，额头裂开一道口子，鲜血顿时流了满脸。待送到医院缝了十几针，花费远超几年电费之总和。那省下的几度电费，最终竟要用鲜血来付账，黑暗里跌撞出的伤口，比账单更叫人心寒。

还有巷尾的赵大伯，冰箱里的剩菜从来不肯倒掉，热了一遍又一遍。儿女们劝了又劝，他总是挥挥手：“好好的东西，扔了是造孽啊！”直到后来上吐下泻进了医院，医生

诊断为食物中毒，打了好几天吊瓶，才悔不当初。那碗底里省下的半口饭菜，终究在肠胃里化作了毒药——原来有些节约，竟是对自己的刻薄。

老人们节省半生，连自己都成了最该省俭的物品。他们舍不得为自己更换一双合脚的鞋，点一盏安心的灯，倒掉半碗过夜的菜……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，如同鞋底磨平的纹路，无声无息中消解了脚下安稳的依凭，终在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，让生命摔出难以修补的裂痕。

为人子女者，岂能仅悬着心？我们必须得伸出手去，轻轻解开那捆绑着他们的、过于沉重的节俭绳索。为父亲买一双真正防滑合脚的新鞋，替母亲换一盏光线明亮柔和的灯，悄悄倒掉冰箱里存得太久的隔夜饭菜……这些日常的留心，虽细微如尘埃，却实在如磐石——它们不是施舍，是无声的搀扶，是让暮年每一步都踩在安稳的尘土之上。

那双旧鞋最终被张大爷的女儿仔细收进了盒子里，如同封存起一个令人后怕的教训。它再不会磨损父亲的脚掌与安稳了。菜市场里那些银亮的鱼鳞，终究该在砧板上闪光，而非沾染老人跌碎的光阴。